



2016 · 第 4 卷



日本侵华史研究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南京出版社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日本侵华史研究

(原《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学术顾问

汤重南 张 健 刘江永 张伯兴 张宪文 朱成山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张建军

副主任 邵建国 翟 新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卫星 王伟民 孙宅巍 艾德林 朱同芳 张 生

张连红 张建军 孟国祥 陈俊峰 邵建国 经盛鸿 侯曙光

徐康英 程永明 曾向东 翟 新

主编 张建军

执行主编 曾向东

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4卷 / 张建军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6.12
ISBN978-7-5533-1520-1

I. ①日… II. ①张… III. 日本-侵华-历史-研
究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916号

书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4卷
主编: 张建军 执行主编: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ppepalm@126.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晓阳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1520-1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研究

- 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科拉功罪的历史评说 戴袁支(1)
- 故宫陷留南京文物损失之研究 孟国祥(17)
-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维权之路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艰难索赔 徐志耕(27)
- 英美海軍军官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王立(33)

学术探讨

-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努力 刘庭华(40)
- 论南京保卫战中的唐生智 经盛鸿(58)
- 抗战胜利后苏皖地区受降地点变更及其动因探析 张国松(72)
- 从日本史料考证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间 胡月(80)
- 二战类博物馆的使命及国际合作模式探讨 崔文龙(86)
- 韩国独立运动相关纪念馆工作实践简析——以独立纪念馆为例 吕曦(92)

相关史研究

- 伪满时期东北的社会教育 陈春萍(100)
- 枣宜会战的历史意义 孟凡明(108)
- 南京保卫战与台儿庄之战略析 刘桐伸(113)



●中国驻法大使翟隽（左四）、冈城市长布鲁诺（左三）、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建林（右二）、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杨力群（左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右一）、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叶南客（左一）在展览现场合影留念。



●中国驻法大使翟隽致辞。



●中国驻法大使翟隽（右）和法国冈城市长布鲁诺（左）共同为展览揭幕。



●参加开幕式的嘉宾参观展览。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建林致辞。



●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杨力群致辞。



●冈城市长布鲁诺致辞。

○2016年10月22日，在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举行《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该展览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权研究会、江苏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图为开幕式现场。



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研究会顾问张伯兴为新任会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颁发聘书。

2016年10月10日，召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



2016年8月26日，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组织召开“《铁证》（暂定名）系列丛书第七次编纂工作会议”。



2016年10月10日，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重点研究评审2016研究院申报课题。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嘉宾参观展览。



2016年10月20日，在纪念馆内举办“《还人民一片净土——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工作纪实展》开幕式”。该展览由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和国防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办公室联合主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4卷 / 张建军主编. --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6.12
ISBN978-7-5533-1520-1

I. ①日… II. ①张… III. 日本-侵华-历史-研
究IV. ①K265.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916号

书名: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4卷
主编: 张建军 执行主编: 曾向东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太平门街53号 邮编: 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om> <http://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ppepalm@126.com
责任编辑: 朱天乐 装帧设计: 肖千浩 外文翻译: 【英】王晓阳 【日】芦鹏 【韩】金海燕
印刷: 南京碧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533-1520-1 印数: 2000册 定价: 20.00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研究

- 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科拉功罪的历史评说 戴袁支(1)
故宫陷留南京文物损失之研究 孟国祥(17)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维权之路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艰难索赔 徐志耕(27)
英美海軍军官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王立(33)

学术探讨

-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努力 刘庭华(40)
论南京保卫战中的唐生智 经盛鸿(58)
抗战胜利后苏皖地区受降地点变更及其动因探析 张国松(72)
从日本史料考证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时间 胡月(80)
二战类博物馆的使命及国际合作模式探讨 崔文龙(86)
韩国独立运动相关纪念馆工作实践简析——以独立纪念馆为例 吕曦(92)

相关史研究

- 伪满时期东北的社会教育 陈春萍(100)
枣宜会战的历史意义 孟凡明(108)
南京保卫战与台儿庄之战略析 刘桐伸(113)

域外研究

安达曼群岛日本海军“慰安所”考证……………【日】杉本雄一郎 文 芦 鹏 译(119)

文物评析

关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Ⅱ部》所载“预防免疫类”的总体介绍
——基于日文档案的研究……………杨彦君(127)

学术文摘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需要在资料、理论方法、问题意识三个方面深化……………张 生(132)
提升我国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整体质量……………臧运祜(134)
德日两国在地缘政治环境、历史文化观和战争记忆方面
的差异是导致国家道歉态度迥然的根本原因……………王聪悦 李庆四(136)
《日本侵华史研究》2016年总目录……………(140)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第4卷

总No32

目 录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istory Research

Main Contents

2016 No.4

Evaluation of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Cola , A Witness of Nanjing Massacre	Dai Yuanzhi(1)
Studies of the Loss of Cultural Relics of the Forbidden City in Nanjing	Meng Guoxiang(17)
A Tough Road to Go - Chinese WWII Victims who Claim Indemnity from Japan	Xu Zhigeng(27)
Nanjing Massacre Recorded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Navy Officials	Wang Li(33)

Diplomatic Efforts of Chiang Kai-shek devoted in Maintain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Liu Tinghua(40)
Discussion of Tang Sheng-chih in the Battle of Nanjing	Jing Shenghong(58)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to the Change of Surrender Site in Jiangsu and Anhui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Guosong(72)
Study of the Breakout Time of Mukden Incident based on Japa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Hu Yue(80)
Mission of WWII Museums and the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ttern	Cui Wenlong(86)
Brief Analysis of Museums related to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Korea-Independence Hall of Korea.....	Lv Xi(92)

Social Edu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Manchukuo Period	Chen Chunping(100)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attle of Zaoyang-Yichang	Meng Fanming(108)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es used in the Battle of Nanjing and the Battle of Taierzhuang	Liu Tongshen(113)

Verification of the "Comfort Women Center" in Japanese Navy in Andaman Islands	[Japan]Sugimoto YuichiroTranslated by Lupeng(119)
---	---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Prophylactic Immunization" included in the Army Medical School Epidemic Research Report Part II-Study based on Japanese Studies	Yang Yanjun(127)
--	--------------------

Nanjing Massacre History Needs In-depth Studies in the Aspects of Factual Material, Theoretical Method and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Zhang Sheng(132)
To improve Overall Study Quality of History of Japanese Invasion to China in our Country	Zang Yunhu(134)
The Root Cause of Opposite Attitude of German and Japan to Apologize is the Differences in Geopolitics Environment, History, Culture and War Memory.	Wang Congyue, Li Qingsi(136)

난징대학살목격자 콜라의 공죄의 역사평가 서술	따이웬지 (1)
고궁에 남아있는 난징문물 손실 및 연구	명귀우상 (17)
중국민간이 일본에 요구한 배상과 난징대학살 생존자의 간고한 배상문제	서지강 (27)
영미해군군관의 기재한 난징대학살	왕리 (33)
장개석이 항전시기 나라국권보호와 령토완정의 외교 노력	류팅화 (40)
난징보위전중의 당생지	징성홍 (58)
항전승리후 강소,안휘지역 수항지점 변경된 원인분석	장국송 (72)
일본사료로부터 9.18사변 폭발시간을 고증	후웨이 (80)
2차대전유관박물관의 사명 및 국제합작의 토론	최문룡 (86)
한국독립운동유관 기념관 사업실천 분석——독립기념관을 예로	뤼시 (92)
위만시기 동북의 사회교육	진춘평 (100)
조이회전의 역사의의	명반명 (108)
난징보위전과 타이얼전 분석	류통썬 (113)
안다만군도 일본해군“갯바위”耐고증	스키모토 유이치로 (119)
<육군군의학교방역연구보고2부>에 실린 <방역면역류>의 총체소개 ——일본어서류의 연구에 기준해	양연군 (127)
난징대학살연구가 필요한 자료,이론방법,문제의식의 심화	장생 (132)
우리 나라 일본침화사 연구 질량의 진급	장원구 (134)
독일,일본이 지원정치환경,역사문화관과 전쟁기억의 차이는 사과하는 태도의 차이점의 근본원인이다	왕충웨이,리칭스 (136)

日本侵華史研究

2016 No.4

目次

南京大虐殺の証人コラ氏の功罪について	戴袁支 (1)
南京に遺留した故宮の文化財の損失についての研究	孟国祥 (17)
対日賠償請求における中国民間及び南京大虐殺生存者の歩んだ困難な道	徐志耕 (27)
英米の海軍軍官が書いた南京大虐殺	王立 (33)

抗日戦争における蒋介石が国家主権及び領土を守るための外交政策	劉庭華 (40)
南京防衛戦の中の唐生智を論ずる	経盛鴻 (58)
抗戦勝利した後の江蘇安徽地域における日本軍降伏場所 の変更とその原因	張国松 (72)
日本の史料から九?一八事変が勃発した時間を考証	胡月 (80)
二次世界大戦博物館の使命及び国際協力モードの探索	崔文龍 (86)
韓国独立運動に関する記念館の役割について ——独立記念館を例として	呂曦 (92)

偽満州国時代における東北地方の社会教育	陳春萍 (100)
棗宜会戦の歴史意義	孟凡明 (108)
南京防衛戦と台兒莊合戦を論ずる	劉桐伸 (113)

アンドマン諸島の海軍「慰安所」に関する考察	「日本」杉本雄一郎 文 芦 鵬 訳 (119)
-----------------------------	-------------------------

『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II部』「1」による「予防免疫類」について ——日本語史料の研究に基づいて	楊彦君 (127)
---	-----------

史料、探求方法、問題意識の面において進化すべく南京大虐殺史の研究	張生 (132)
我が国の日本侵略史を研究する質を高めるために	臧運祐 (134)
地政学、政治環境、歴史文化観、戦争記憶などの面における差異 はドイツ、日本両国の異なる謝罪態度をもたらす根本的な原因	王聡悦 李慶四 (136)

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科拉功罪的历史评说

戴袁支

摘要:南京沦陷前后,出生于俄罗斯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科拉,曾从事中国伤员的救助和难民的保护工作。战后,他被指控为“汉奸”,但民国法庭宣告其无罪。科拉自我辩护、律师辩护、证人证言,涉及和印证了不少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科拉·波德希沃洛夫;历史评说

作者简介:戴袁支,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南京,210013

项目来源:本文系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2016年度立项资助课题:“南京沦陷前后,科拉从事人道救助史料的研究与编注”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JY011

南京大屠杀史的一些史料都提到科拉。南京沦陷初期,他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曾从事伤员的救助和难民的保护工作。

《拉贝日记》等记载,科拉(又译克拉),全名克拉·波德希沃洛夫(Cola Podshivoloff),小伙子,白俄

罗斯人,会讲一点日语,供职于桑格伦电器商行,是留在南京城内保护难民的22位外国人之一。

1937年12月13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部分成员,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门口合影,其中有科拉。



右一为科拉,右二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吉,中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左一、左二分别为安全区两位机械师A·齐阿尔和R·R·哈茨,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门前的合影。

【来源:张生编《耶鲁文献(下)》,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0),第929页,原图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2016年5月,在南京市档案馆,笔者检索到民国法院审理科拉案的卷宗,这对了解他的简历、他参加红十字会所做的工作、战后与他有关的诉讼及结论,很有帮助。阅卷的同时,试对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表现,进行了一些梳理和研究。

一、科拉其人

这位昵称或简名为科拉(Cola)的小伙子,全名尼古拉·波德希沃洛夫。

国民政府外交部复首都高等法院函,金陵大学美籍教授查尔斯·里格斯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的证词,陆束屏编著翻译的《血腥恐怖金陵岁月》,分别将尼古拉拼成 Nikolai、Nicolai、Nicola。

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复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照片说明、东京审判的记录,江南水泥厂难民区负责人、德国工程师卡尔·京特博士呈国民政府首

都高等法院的证词,都将波德希沃洛夫写成 Podshivaloff,^[1]其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则拼为 Podshivoloff。

本文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照片说明,写为 ColaPodshivaloff(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2001年8月,德国埃迪特·克尔娜·京特(Edith K. rner Günthr)女士托人带给笔者41张历史照片。埃迪特是卡尔·京特博士的夫人,2008年11月她在汉堡家中,指着其中一张合影里的一个年轻人说:“这就是科拉。”

这是一张大家狩猎归来,在江南水泥厂的合影。从德国使馆政务秘书霍尔特的出现,以及人物着装,可推算大约摄于1939年春天或其后。^[2]它的原件现存德国京特家族处。



右四为科拉,左二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 总稽查、上海保险公司职员爱德华·施佩林,左四京特,左五霍尔特,左六尼尔森,右二颜景和。

【图片由德国卡尔·京特博士夫人埃迪特·克尔娜·京特女士提供】

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多数记载科拉的国籍是“白俄”,个别说他是“白俄罗斯”、“苏联”人。究竟是相对于“赤俄”的“白俄”,还是上世纪二三十年流落到我国的俄罗斯难民,还是白俄

罗斯共和国人?

战后,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指控科拉犯有“汉奸罪”。中国人所说的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

类。

卷宗显示,科拉出生于俄罗斯,1928年7月来到中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间”,曾“呈请(国民政府)内政部归化中国”,“因战事停顿”,“未奉批示”,“没领到证书”。

这表明科拉不具有中国国籍,故称其“汉奸”,不算贴切;如其涉嫌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刺探中国军政情报,似应称他为间谍嫌疑人。

受审时,科拉曾说“我是没有国籍的人”。案件卷宗内,未留下当时苏联使领馆派员探视或旁听审判的记载。

概括起来说,科拉生于俄国;流落中国后,想入中国籍,因战事被搁置;他称自己(在法律上)是无国籍的人。

不过,科拉并不讳言他(在血统上)是俄国人。1938年2月2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记载:“今天,克拉和一位同我们住在一起的鞑靼机械师齐阿尔走在太平路上,一些日本兵从旁经过,其中一位看了他们一眼并厉声问道:‘是美国人吗?’克拉用日语答道:‘不是,是俄国人。’”^[3]

在法庭的两次例行讯问中,科拉讲了自己的生平。综合其它史料,其经历开始清晰起来。1912年2月1日,科拉出生于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的赤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地区从事人道救援的外国人中,科拉不足26岁,比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丹麦人贝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还小一岁。

科拉的父亲在俄国地方上当律师。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到前线打仗,过三四年回来后重操旧业。苏联建立初期,红军及其附属武装曾被称为“赤俄”或“红俄”。赤塔被“红俄”占领后,其父迁到4000多公里以外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做律师,于1922年3月去世。其时,科拉10岁。当年11月,科拉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东西伯利亚的赤塔。1924年,他做医生的母亲又去世了。其时,科拉12岁,未成年就成了孤儿。

科拉父母的朋友斯米尔诺夫(Smirnov),其子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工作。1928年7

月,斯米尔诺夫把家搬到哈尔滨,同时也带来了16岁的科拉。在俄国,科拉已读过中学。到哈尔滨后,他又上了铁道部门开办的霍尔瓦特中学,学英文、机器修理和汽车驾驶,1930年毕业。

建于1906年的俄侨学校霍尔瓦特中学,校址在霍尔瓦特东街——今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该校旧址现为哈尔滨空军飞行学院。

1930年10月8日,科拉的姨母(或姑母,一说是“其母友”)玛丽亚·科诺瓦洛夫(Maria Kononov),人称柯诺夫(Konoff),把他带到上海。姨母做二房东、开成衣店,把科拉送到福特汽车公司学了两年徒。

科拉的中文名字叫“高良”。后来科拉去了谦泰洋行,修理电灯、自来水。1936年12月20日,他来到谦泰洋行在南京的分行——亚东洋行(East Asia Trading Co.),一直到1937年8月15日日机开始轰炸南京。该行老板是“戴麻克”(或“大爱马克”)人,叫“三德林”(或“圣格林”)。抗战时期去了北平,科拉便替他看管东西到1938年2月。后来,老板不能回南京了,便将所有东西送给了科拉。^[4]

“戴麻克”是什么地方?“三德林”是谁?南京大屠杀史料记载,科拉是“桑格林电器商行”(或“桑格伦电器商行”、“桑德格林电器商店”)的人员。“三德林”会不会就是桑格林?

卷宗里有一封1947年5月20日“商德林(K. T. Sand Green)”,从北平寄给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秘书、美国圣公会牧师厄恩斯特·福斯特的信,证实所谓“三德林”或“商德林”“圣格林”“桑格伦”,即桑格林。他还是辛德贝格的熟人。^[5]

桑格林,今译桑德格林,是丹麦人(Danish Subject)。原来“戴麻克”(“大爱马克”)是指丹麦(Denmark)。

在上海工作时,经俄国友人介绍,科拉认识了桑德格林。1936年桑德格林在南京中山东路103号(一说105号)江苏银行大厦内,开设了亚东洋行土木工程事务所。1936年12月,科拉便来该行担任电器热气卫生设备构造监督工程师,也从事电灯、自来水的修理。因家里小儿患病,战事又渐近南京,

1937年11月桑德格林离开南京去北平,请科拉帮他看管产业。

或许因1937年9月25日,附近的中山东路132号中山汽车行等处,遭日机轰炸,造成人员伤亡,科拉觉得“住在原地危险”,于1937年10月7日搬到南京鼓楼四条巷10号。这儿是德国人舒尔茨·潘廷(G. Schultze-Pantin)的宅寓,他供职于德国兴明贸易公司,1937年11月下旬担任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日军占领前,潘廷离开南京,科拉就为他照看房产。

1937年12月4日,为便利人道救助工作,防挹江门关闭后进入主城区困难,同时也防下关住宅遭日军炮弹光顾,马吉和他的助手福斯特也搬来和科拉同住。^[6]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科拉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副主任查尔斯·里格斯教授,一同从事人道救助而相识。比尔汽车公司同意将他们的“德士古洋行”的车辆和零件,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使用,由里格斯、科拉负责。此后,比尔公司、德士古洋行又同意他们继续以此做生意。1939年里格斯离开南京后,就由科拉一人经营管理。因此1938年6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停止工作后,科拉继续从事汽车修理,生意还不错。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科拉的姨母玛丽亚,嫁给一位英国人,去了澳大利亚。起码到1947年9月,科拉仍在南京;后来他去何处,尚待了解。

二、中日双方都曾有人怀疑科拉是对方密探

科拉是于1945年10月在南京被军统逮捕的,住宅似同时被搜查,其保存的一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H. J. 田伯烈汇编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军在华暴行》(《Japanese Terror In China》,即《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被搜去”。

据科拉说,他藏在家中的、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所“领有(的)服务证及相片,暨难民赠与之纪念旗”等物品,被捕后也“散失无遗”。

1946年9月28日,科拉这名34岁的外国单身青年,被押上了民国首都高等法院第一法庭的被告席。当月6日,民国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援引“《惩

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七两款”,对科拉提起公诉。检察官王文俊指控科拉:一是说他“迫于生计,充任日领事馆及宪兵队密探,刺探我中央军政消息,向敌报告”;二是说他曾为进攻中华门或光华门的日军引路;三是说他参与打死了丁时俊(大汉奸丁默邨之弟)。

依据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负责发放外籍人士限期旅行证件的石川硕文(W. Ishikawa)的话,军统局调查员詹长炳(化名孙治汉)、安少如等打听来的情况,曾任汪伪特工总部行动队长苏成德的供述,以及检察官调查美国北方长老会传教团牧师W. P. 米尔斯的笔录,等。

米尔斯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后,米尔斯又任该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检察官指控科拉时,称他“精通中英俄日各国语言”。科拉母语是俄语,在哈尔滨念书学过英语,至被羁押时已在中国生活了17年,当会一些中文。据科拉说,战争爆发后,人们都比较害怕。此时他说不要紧,就买书自学日语。后来,他应邀当日语翻译,或自己与日本人交谈,说日语难以表达意思时,就借助英语。

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西门子南京公司经理拉贝,在告别南京之际,曾称赞科拉“能用日语对日本人说明他或是我们对日本人的真实想法”,但是也正如他所言,科拉只是“会讲一点日语”,还谈不上“精通”。^[7]

检察官称他们得到军统安少如等人报告说,科拉充任日本大使馆高级情报员,与德国大使馆亦颇密切,系一“国际间谍”;又与伪府要员周佛海等“均常来往”。

研究汪伪政权史的蔡德金教授,在编注《周佛海日记》时,也称科拉是“为日本作情报的白俄”。^[8]

1938年5月,警惕性很高的江南水泥厂职员,在给江南水泥公司经理们的信中说,“舌人高(良)时去南京,何事难以推测,深引为忧虑。”^[9]

当该厂交际员、日语翻译颜景和经上海回唐山探亲,工厂缺日语翻译,而科拉又懂一些日语,京特

想聘其为翻译时,被公司经理们否决。经理们请颜景和重回栖霞山,否则“另聘人格高尚、服务忠诚之翻译,以免节外生枝”。

其他中国人,也有觉得科拉跟日本有不少往来(日本领事馆每月都有人到科拉的住处),“谈话很秘密”。

科拉辩解称,自己从事汽车修理,需到上海进汽车零配件,况有姨母在沪,起码两个月要去一次,每次都得由日总领馆签发旅行证件,因此去领通行证的次数很多。与日领馆人员来往,实为环境所迫。常到日本领事馆去领通行证,不能就说我做特工啊!当时外国人怎敢对日本领事馆的人不客气呢?我不吸烟,还得请日本人抽烟、喝茶。处其淫威之下,惟有委曲求全,佯为敷衍。

科拉说,日本总领馆的石川硕文曾报告日本宪兵队说,每周他都开汽车去栖霞山,怀疑他将汽车零件及电箱卖给(中国)游击队。根据这一报告,1942年夏日本宪兵队管理外侨的负责人酒井寔,到他所开汽车修理行里,质问他:“你有没有将汽车零件,卖给南京城外的中国游击队?”同年七八月间,他驾车通过中山门时曾被日本宪兵殴打。

科拉还说,1943年六七月间,石川又报告日本宪兵队,说他与法国领事萨拉德(Salade)有关系,并怀疑他充当法国间谍。他在上海北大车站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扣留两小时,问他是否与萨拉德有关系。当天,在南京酒井到他家和汽车修理行,分别问女仆和工人,科拉都与什么人来往,有无中国、法国朋友到访,都与朋友做什么事、说什么话?

科拉辩解时还称,1938年张鼓峰事件、1939年诺门坎事件,以及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总领馆都通知他不许离开南京和自由行动。

案件审理过程中,推事注意到指控科拉是密探,未说明“系根据何项调查”“有何证据”,而得出(科拉是间谍的结论),更未具体说明科拉“充任敌大使馆高级情报员之起讫日期,有利于敌伪、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罪行。”

法院发出询问说,军统称科拉“曾带敌人进攻南京中华门,旋即充任敌领事馆及宪兵队密探,刺探我方军情等”,那么“究竟有无具体事实及其证据?”

被告和律师辩称,控方证据的信息源(“悉之来源”)“无亲历目睹之人证”、“无可稽考,或系得诸传闻,或竟出于臆测,显难认为有证据之效力”。

福斯特说,日本总领馆的石川硕文,生长在檀香山,也算是美国人,英文讲得很好。因他读书时得到过日本政府帮助,故在日本总领馆的山本调上海后,石川就接替山本,到南京为日本总领馆做事。

据科拉说,“石川氏,此人极贪,凡外(国)人在此,均无不受其榨取,高良(科拉)无以遂其欲望。曾不给旅行证。(另)外复被诬陷谓为法(国)领馆暗探,因被日(本)宪(兵)诸般凌辱。”

科拉还说,太平洋战争前,石川称自己是美国人。美国对日宣战后,他曾问过石川,既然你是美国人,为何帮日本领事馆做事?这时石川说自己是日本人,是主人;而(你科拉是)俄国人,在中国是客人。此事用不着你管!

日本投降后,石川摇身一变,又帮盟国做接收工作。日伪统治时期,曾说科拉是中国、法国间谍的石川,抗战胜利后,则向中国军统局报告说“高良(科拉)是汉奸”。

科拉说,1945年他被捕以后,汽车行的财产“就被人家抢去了”,“这次完全是因为我是没有国籍的人,想没收我的汽车、衣服等项。”

科拉的羁押期再三延长,羁押近两年尚未有一审判决。

科拉和辩护律师程洁,一次次自证被告无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委员们,江南水泥厂的京特,曾在该厂看护机器设备的丹麦人艾纳·尼尔森(Einar Nielsen,旧译牛尔生),以及科拉的老板桑德格林等人,纷纷提供书证,不少人还出庭为科拉作证。

1945年11月6日下午,控方视为自己证人的米尔斯牧师出庭。他旗帜鲜明地为被告科拉作证:据我判断,科拉没有充当日本人的密探。我们时常指出日本人的不对,如他是密探,一定会对我们不利,他会把我们的话报告日本人,日本人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但是他没有。

辩方认为,控方先前援引的米尔斯的所谓“证据”,不是现场记录,是事后补记;而且没有带译员,

存在对米尔斯意思的误解,亦无米尔斯的签字。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迈纳·贝茨说,我看科拉不是日本领事馆的密探,因为他时常说日本人不对,很反对日本人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副主任、金陵神学院教授休伯特·索恩也说,我知道他(科拉)很不喜欢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做法。日本人叫他修理汽车,有的时候少给他工钱。

福斯特说,科拉很帮助我们救济难民,他对日本人是 不满的。那时科拉生活系由我们补助的。假如科拉做情报员,日本人应该给他优待,他非但没得到优待,还被日本人找麻烦。1940年5月间,我们由美国回南京住平仓巷。科拉同我住一处,并未看见过日本人与他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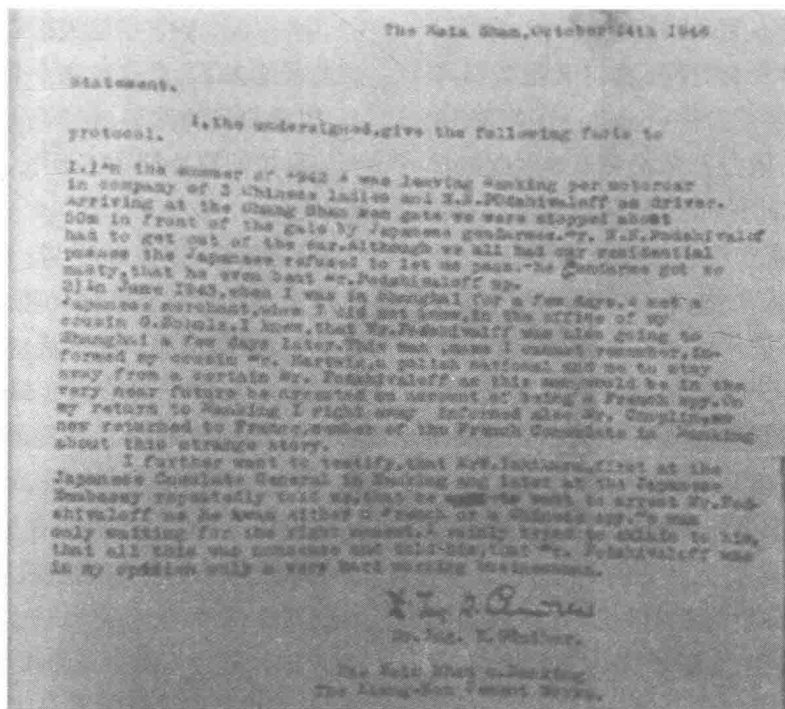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时在金陵大学医院(以下简称“大学医院”或“鼓楼医院”)的美国基督教布道团牧师詹姆斯·麦卡勒姆说,从1941年日本和美国打仗,我们4个美国人和科拉都住在一起,

五六个月我们看他没有和日本人接触。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也没有去报告日本人。我看科拉,和我们一样,他总是帮助中国人的。

尼尔森从上海寄来证词说:“他(科拉)是一位忠实的常常地对(江南)水泥厂做种种的帮助。石川先生认为高良(科拉)先生是中国方面的特务人员,并主张我不要和他往来。”

京特说:日本人曾想抓科拉,我问石川为什么。石川先说他是法国的密探,后说他是中国的密探。我对石川说,他是一个正当的商人,请你不要抓他。

京特用英文写道:“我还想进一步作证,证明前在(日本)南京总领事馆、后来在日本大使馆工作的石川 W. 先生,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想逮捕波德希沃洛夫(科拉)先生,因为波德希沃洛夫先生是为法国或是为中国服务的间谍。石川先生说他只是等待(逮捕的)好时机而已。我试着向石川先生解释,告诉他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告诉他据我看来,波德希沃洛夫先生只是一个工作勤恳的生意人而已,但我的解释没有起什么作用。”



1946年10月14日京特为科拉所作的证言

戴袁支 摄

曾为检察官提供证言的军统局调查员詹长炳说,石川说高良(科拉)是汉奸后,他曾私下向日领馆的茶役张有志了解,称张说过,(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高良(科拉)和日使馆馆员石川来往。石川不善中国语,由石川介绍酒井来往,两人谈话态度及动作,均属秘密方式。

经查,1939年张有志即被解雇,离开日领馆;证据显示,1941年5月石川才来南京,此前根本没有来过中国,故张有志不可能与石川相识。

张有志家拒绝在法院传票回证上签字,声明:“民实不知高良(科拉)为何人,从来不认识,又加患病(中风,‘不能言语,亦不识字,不能书写’),不能到庭作证。”

张有志家人找到詹长炳,说:“你不能害我们呀!”张有志的父母,除促詹向法院说清楚外,其父张炳生还代儿到庭应讯。

检察官指控科拉是密探的另一个证人安少如,先是军统办事处称其“离职他调”,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函复,称其“因案畏罪潜逃,现尚在缉捕中”。

对像安少如这样的军统特工,律师程洁反击说:“安知非觊觎财物,故意捏词诬害?”

民国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则提审了日本宪兵准尉酒井寔,酒井否认或不知科拉是日本领馆和宪兵队的密探。

办案人员还提审过周佛海。周说:“根本就不知道(科拉)这人。”

至于汉奸苏成德供称科拉曾充任敌宪兵密探,带领日军进攻中华门或光华门一事,苏承认只是“听说”、“传说”、“是否实在则不知”。

福斯特作证说,日本人进攻中华门,由科拉带路,是没有的事。1937年12月初,我和马吉就移住鼓楼四条巷科拉住处。(日军进攻南京)那些天,我和科拉吃饭、住宿都在一起,一直没有离开,那时科拉在从事难民救济工作。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刘易斯·斯迈思,也据实否认科拉曾带日本人进攻中华门。

三、科拉与丽都舞厅丁时俊受伤致死案

至于丁时俊在舞厅被打伤,后在医院死亡一案,

各方所说亦有不同。

检察官称时间发生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春”,地点是“夫子庙丽都跳舞场”,指控科拉“偕德人”“共同用酒瓶将丁时俊击毙”。

蔡德金教授为《周佛海日记》所撰之注,称时间发生在“(1940年5月)二十四日”,地点是“南京大世界舞厅”,“丁默邨之弟丁时俊被一为日本作情报的白俄投掷酒瓶误中致死”。^[10]

查1940年5月25日《南京新报》,丁默邨称时间是“(1940年)本月(5月)廿二日晚”,地点是“丽都花园”,“舍弟(丁)时俊,应友朋邀宴,适邻座与人冲突,以桌椅杯瓶,互相轰击,舍弟企图劝解,不幸波及,头部重伤,经医诊治无效,于廿三日未时(下午1至3时),在鼓楼医院殒命。”

距事发仅两三天,又是自己的亲弟弟,记忆应该是新鲜、准确的。因此,丁默邨所说时间、地点,较为可信,即:事件发生在1940年5月22日晚的丽都花园,丁时俊死于23日下午。

丽都花园在南京建康路姚家巷口,号称是民国“首都唯一的高尚娱乐场所”。

京特的证言和科拉的陈述,都称事件是由对方挑起的。当晚9时许,京特、科拉、布里染(德国人)等,到丽都舞厅跳舞,苏成德和他的朋友也在场且醉酒了。“苏成德要杨经国唱的歌没唱”,“苏成德等五六人,依仗伪特工势力,无理制止音乐,而德人昆德(京特)催促操奏,致触其怒,用英语骂人,京特用汉语回骂,遂相互口角。苏成德这方面的人,掷来酒瓶,将京特头部击破流血。京特因而以桌上酒瓶还击(摔了桌上仅有的两个酒瓶)。”京特后面也有人用瓶子摔(向苏成德一方),当时酒瓶“来往有一百多个”,京特“用椅子遮住头部”;不明白是谁在丁时俊头土泼了瓶子。京特拟退出舞厅,苏成德等拔出手枪拦阻。

科拉称他“未曾投掷酒瓶”,说他“见此情形,恐肇钜祸,急奔门外,招呼警察,请其入内排解,而警察深知苏、丁二人系特工人员,不敢入内。”“警察说,他们是特工,(我们)管不了,叫我们去找日本宪兵”。

后来,日本宪兵将当事人带到白下路宪兵队。